

刘邓大军征战记

第四卷

K266.6

9

2
刘
斐
琴

刘
备
耕

翟
振
瑞

编

刘邓大军征战记

第 四 卷

D 615.953

20124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乔枫
封面设计：刘绍荟

刘邓大军征战记

第四卷

陈奥琴 刘各桥 翟振瑞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375,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精装500)

ISBN 7-222-00258-8/K·58 精装定价：8.05 元
ISBN 7-222-00259-6/K·59 平装定价：6.25 元

人民解放軍以五
個月得勝的戰潮
開始轉為主動尤
須兢兢業業不驕不
躁發展勝勢入
反攻

劉伯承
新年紀念
敬祝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在冀魯豫軍區《戰友報》發表的新年題詞。

為鞏固祖國的不墜
國防而努力！

鄧小平

目 录

- 第一次见到刘帅..... 沈 蓉 (1)
冀鲁豫前线的文化兵..... 唐西民 (6)
- 上党战役中的太行二支队..... 卢仁灿 (10)
邯郸破“梦”..... 杨得志 (23)
上党战役中的陈赓司令员..... 戴其尊 (40)
怀念杨勇同志..... 潘 焱 (47)
定陶战役追击战斗札记..... 陈锡联 (54)
- 磨盘铺..... 李长林 (57)
枪声就是命令..... 李长林 (69)
记全国战斗英雄李长林..... 史 超 (73)
激战漳河北..... 杨俊生 (79)
豫北孟县战役..... 陈 皓 (103)
战斗英雄史玉伦..... 曾 克 (109)
一个老英雄的决心..... 曾 克 (113)
英雄第九班..... 曾 克 (117)
一个模范炮兵连的成长..... 胡 征 (124)
红色蛟龙闹黄河..... 陈勇进 (128)
还账..... 胡 征 (131)
江苏坝保卫战..... 苏 迪 (137)
常胜英雄朱兴振..... 胡 征 (146)

淮海战役三记.....	崔建功	(151)
三破邯郸梦 三出陇海线.....	李 达	(168)
攻克宿县.....	赵兰日	(181)
重见光明的杞县城.....	丁 曼	(188)
向腹部战伤救护进军.....	张 展	(190)
吴永富的脚.....	胡 奇	(193)
家门口立功.....	胡 奇	(195)
三出陇海前夕.....	刘华清	(197)
收音机旁.....	刘备耕	(214)
三出陇海.....	杨国宇 葛 蓉	(219)
冲进陕州城.....	苏 策	(225)
在鲁山写标语.....	苏 策	(227)
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	李 达	(229)
刘师长、邓政委来啦！.....	卢耀武	(233)
淮河抢渡.....	张之轩	(240)
山谷里的最强音.....	林培杰	(242)
决不能“竭泽而渔”.....	魏锦园	(249)
关于大别山形势与今后部署问题.....	刘伯承	(250)
揭开战略进攻序幕的伟大壮举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253)
中原战局.....	刘伯承	(277)
邓政委站在雨伞下讲的话.....	张福元	(281)
刘司令员捐给部队的话.....	张际春	(284)
襄樊战役讲评.....	刘伯承	(285)
中原逐鹿散记.....	杜炳如	(288)
开封文化教育界人士奔赴解放区.....	郭海长	(309)
战斗在江汉三角洲.....	杨殿魁	(314)

阵地小工厂.....	高建华	(331)
双堆集之夜.....	葛明	(335)
第一一〇师战场起义始末.....	廖运周	(339)
截断浙赣线、杭徽线.....	刘伯承 邓小平	(356)
直趋浙赣线，扩大京沪杭会战.....	刘伯承	(358)
在南京市人民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伯承	(362)
在西南服务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要点）.....	刘伯承	(367)
胜利前夕.....	陈斐琴	(368)
秋风扫落叶.....	郑新海	(369)
给我们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岁祝寿.....	刘伯承	(372)
在西南军区第一届英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刘伯承	(376)
红旗飘扬在祖国西南的边疆.....	唐子铨	(383)
四十天赛过四十年.....	肖夫	(394)
两条彩虹会拉萨.....	刘广润	(400)
诗的公路.....	丁希彦	(407)
全心全意地支援.....	卢南樵	(421)
第三纵队征战日记.....	翟正里	(426)
二英战役日记.....	唐子铨	(470)

第一次见到刘帅

沈 容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和李普从上海撤退到解放区。那时我党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破裂，内战已经开始。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完成了兵力部署，决心一举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我党原来准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这时也不可能了。报社的同志一部分撤退到香港，大部分到解放区。我们两人被分派去华东解放区，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我们乘执行部的美军飞机，从南京先到北平。不料美军飞机已停止飞往华东，我们只得从北平到邯郸，打算从陆上走过去。在邯郸下了飞机，当天就到了冶陶。冶陶在邯郸西侧，属武安县，那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也是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的根据地。后来我们就奉命留了下来，很快就到了前方。

那时，我和李普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多年在被称为大后方的重庆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在部队呆过，根本不懂得打仗是怎么回事。

初上前方的经历是难忘的。在我想象中，前方必定是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但是，我们遇到的却是骑着马在黑夜中静悄悄地行军。天是那么冷，那么黑，我们跟在长长的队伍里行进，竟听不到一点声音。我不知道我们这支队伍究竟有多长，我只知道不许说话，不许抽烟。前面的同志不时轻轻传过话来：“向后传，

快跟上！”我也照样向后传。这时，我已经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那时滑县战役已经打响，这里已是前方。但是，对我这个新兵来说，只知道紧张紧张地宿营，等候出发的命令，然后又是紧张紧张的夜行军。

两三天以后，十一月二十一日，当我们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政治部的同志通知我们：刘师长（当时部队许多同志都这样称呼刘伯承司令员）要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见他。我们高兴极了。宣传部的高帆同志带领我们前往。

在我想象中，前线指挥所一定是摆满了电话机、电报机，并且一定有很多工作人员，忙忙碌碌。至于仰慕已久的常胜将军刘伯承，一定是雄纠纠气昂昂的人物。当高帆同志把我们带到指挥所时，我才知道，我的想象又完全错了。刘司令员的指挥所就设在一所农村普通的民房里，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有一盘炕，靠窗有一张很小的方桌，靠墙放了一小盆炭火。我没有看到什么电报机、电话机。只是后来在刘司令员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几次有同志进来向他简单地报告战场的进展。

刘伯承同志坐在炭火边，看来好象是在等我们。他身穿一套崭新的蓝色棉军服。我们一进去，他就站起来和我们握手，动作矫捷，和蔼可亲，象一位学者。我早已听说他的一只眼睛在早年的战争中失明了。他戴着一副眼镜，更增加了他的学者风度，使我想起我国史书上的那种年高德劭的儒将来。

我们围着火盆坐下。他对我们到前方工作，一再表示欢迎。他操一口四川话，语调那么亲切，态度那么慈祥，使我立刻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是一位完全可以信赖的长辈，不论我心里有什么话，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他说。

我和李普告诉他，我们从来没有到过前方，一点不懂得军事。他爽朗地笑起来，要我们莫着急，慢慢来，先要学会适应部队的生活。这一天正是滑县战役打响的第四天，我们自然首先问

起这次战役。刘司令员先从晋冀鲁豫战场当时的形势讲起。他说，这次，蒋介石企图在十一月份内打通平汉线，一面下令从十一月十一日中午起停战，一面密令他的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侵占滑县一线，一路沿林县一线进击，两路到大名会师，然后直趋邢台，与另一部队会师，回头再取邯郸，于是平汉路通矣。“于是平汉路通矣”，这是他老人家当时的原话。他的语言挥洒自如，那么幽默，那么风趣，常常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讲到我们的打法，他说这叫做“猛虎掏心”。后来我才知道他老人家是常常用这种打法的。大凡作战，国民党军队进入战场，总有两支或几支部队摆在前面，指挥部总是摆在后面一些，或多或少成一个倒“品”字形。所谓猛虎掏心，就是监视他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地打掉它的指挥部。那天刘将军给我们解释这种打法，他微笑着说：“我们的打法也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从他们的手边擦过，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它的根。”他接见我们的时候，这次猛虎掏心刚刚得手，一下子消灭了蒋军的旅部和总队部，活捉了他们的旅长、副旅长和总队长。

老人家这一席话，我们这两个新兵真是闻所未闻，都听得入了神。他不等我们发问，便谈起蒋介石来。他说：“对蒋介石，你不能以人情常理来推断他，他越下令停战，我越当心他吃我。”他语重心长地说：“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想。李普那次的报道中讲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写道：“这时候，这位老革命家的表情是很复杂的：有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鄙夷，和仁者的热忱，热忱地教人不要上当。”这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确实是这样的。许多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有一位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或者银幕上、电视屏幕上，把他老人家的这种神情表现出来，该有多好呢！当然，这一定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他老人家讲到鲁迅的作品，也使我大吃一惊。以大军事家、老革命家闻名的这样一位老人家，何况又只剩下一只眼睛，却这样熟悉鲁迅的作品，随口就能引用出来，尤其增加了我敬佩的心情。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李普曾请他以权威军事家的身份，评论蒋介石的战略战术以及城市得失的问题。这些都是当时全国人民和报纸读者十分关心的。他回答得十分简明扼要，使我这样一个完全外行的人也能听得懂。我记得其中还讲到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道理。他打了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比喻说，分散兵力，就象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死。对小小的跳蚤尚且如此，何况对付武装的敌人呢？所以只有集中兵力才能解决问题。从当时全国的形势讲，蒋介石的兵力占优势，但是打起来，由于运用这种打法，在某一个局部我军的兵力都占优势，所以才取得了胜利。这个道理和刘司令员所打的这个比喻，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部队的同志几乎人人都懂。我却是第一次听到。可惜我的笔记经过那“史无前例”的日子，一个字也没有剩下了。

在谈话的过程中，不记得是李普还是我问了问这样一个非常可笑的问题：“我们的防线在哪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报纸上大肆宣传什么马奇诺防线。以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某天守住了原线没有动，或者推进了多少码都成了头条新闻。因此，我们对战争的概念也离不了什么防线、战线之类，而不知道这完全不是我们的打法。我们是大踏步进退，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在乎一时之间一城一地的得失。当时刘将军回答说：“这是很简单的算盘。比如他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我把这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不还是我的！”在这前不久，我们和一位当时同在前方采访的同志谈到这次采访，以及我们提的这个问题。那位同志说：“只有你们能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你们刚来解放区，刚来前线，如果我

们连这个也不懂，那就太可笑了。”

告别的时候，天色已晚。他说，你们吃完饭赶快睡觉，接着又叮嘱说：“你们来部队，叫你睡觉就赶快睡，叫你吃饭就尽量吃饱，打起仗来，不知道下一顿什么时候才有得吃。”

当晚，我们住在一家老百姓家里。果然半夜里就被叫起来到战场去。我们去了两处，上官村和黄庄。上官村是滑县战役的三个主攻点之一，国民党军队旅部所在地。所谓猛虎掏心就是掏的这个地方。敌人的工事构筑很严密，黄庄也是这样，都是如昨晚刘将军所说的那种坚固的“乌龟壳”。那时他说：“我们固属不容易打进去，但是他们从旅长到火夫要爬出来也很困难，你们可以想到那是多么结实。”

回想昨天，我还问过一个问题，鹿寨是什么？刘将军微笑着做了解释，又说你们到战场看看就明白了。现在看到了，原来是敌人阵地最外层的障碍物，用木头、树桩之类严严实实搭起来的。

这次滑县战役共消灭蒋军一万一千多人。人们大概想不到，当战场上正在激战的时候，指挥这一战役的刘伯承将军却在他那简陋的指挥所里向两个新兵讲解战局和部队生活的ABC，从容不迫，谈笑风生。

一九八五年一月

冀鲁豫前线的文化兵

唐西民

紧张的自卫战争，给予文化生活以如此丰富的内容，而最广泛迅速反映这些内容的，是流传在前线指挥员和战士们手里的各种各样的油印小报、期刊。现在，在冀鲁豫前线，业已出版了二十六种油印的小报和刊物，这里面有交流政治工作和作战经验的《政工往来》，有指导政治工作方向的《反击报》、《自卫报》、《前进报》，有传达胜利消息表扬战斗英雄模范的《火线报》、《子弟兵》、《战士报》，也有专门刊登战斗通讯及文艺创作的《战士文艺》和《战场通讯》，这些报纸和刊物，已经成为前线指战员们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了。

情况越紧张，报纸也就出得越多越快，多数的报纸差不多都是隔一天出一期，在大杨湖战斗最激烈的时期，《战斗生活》和《铁军报》都是按期地隔一天出一次，而在八天激烈的张凤集战斗中，《战士报》出到六期之多。

通讯报道是那么的活跃，每一张报纸每天收到的稿件，总是多得用不了。所有这些稿件，绝大多数都出自亲身作战者的手笔，往往是前半天，甚至两三个钟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写好寄到报社来了。在大杨湖战斗结束后，六纵前线记者团一共十个人，三四天内就写了四十八篇，他们已学会在防空洞、战壕里，在炮火轰击、飞机狂炸的环境中从事写作了。

在火线上，报纸的誊写和印刷，比起写稿来，自然要困难得

多，但是，宣教部门的同志们以他们最顽强的战斗精神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裴光同志带病工作，亲自在防空洞里编稿刻印，保证了《战士报》的经常出版。张涛同志有一次用完了蜡纸，就用复写纸誊写小报，并亲自送到战壕里去。这样，许多重要消息，经常在当天的报上就登出来，送到战士们的手里了。战士们都高兴地说：“怎么刚打完仗就登出来了！”

文工队除了进行报道工作外，更有计划地在战斗中搜集材料，利用战斗间隙写成剧本，组织晚会演出。六纵文工队在大杨湖战斗后，很快写成了《反内战》、《大杨湖战斗》等活报剧和歌舞剧，“和现”部文工队在参加龙凤之战勤务工作后，在短短的六天中，也编排出《好排长》、《四班长王大邦》等五个短剧和《四英雄大闹曹家垓》等快板；七纵文工队则创作出以吴忠团长等一百八十勇士为主题的剧本《张凤集成斗颂》。他们也把英雄的事迹写成歌曲，为前线战士们所喜欢歌唱的《自卫》、《消灭反动派》，就是三纵队文工队以消灭敌一八一师及整三师的事情为内容，采用小调风味写成的成功作品。

他们跟随部队作战，还要做战勤工作，因此，他们只有在行军路上对词；敌人飞机每天来轰炸阵地，他们就在防空洞里把戏排好。因为部队不能离开阵地，他们就到各个战斗单位去巡回演出，时间常是黄昏之后，没有汽灯，也没有幕布，他们就在离火线不远的广场上，点起高粱杆来照明，在隐约的枪炮声中，在野火炽烈的红光里，演出这些部队本身所创造的丰功伟绩。

有几次，为了使立即要出发作战的部队能看到戏，在清晨的浓雾中，演员们连脸都没有洗，就涂上油彩出场了。当战士们看到自己的英勇、机智、友爱以及新解放过来的蒋军士兵的觉醒，由演员们生动地活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欢笑和热烈的掌声哄然而起。他们说：“谁要干出一件好事，文工队就给谁编出戏来唱，这多光荣呢！好，咱今后一定好好干。”

戏演完了，战士们一个个兴奋得满脸通红，挺起胸脯英勇地走向战场。这给战士们增长了多少信心和勇气啊！

绘画，特别是故事连环画，最受战士欢迎。在军区政治部艺术科同志的倡导和直接协助下，如今已有《反击报》等七八种小报增加了画刊，还出版了《前进画报》、《战士画报》等四种画刊。

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美术组的同志们，从这个连到那个营，忙着给英雄们画像和搜集战斗故事，绘成了八十多幅连环画，如《连长王玉清负伤爬坦克捉俘虏》、《火箭炮手南泉春》、《新战士王喜才》等，这些画登载在各种小报和画刊上，也在驻地及部队里轮流展览过。范云在一个半月里画了厚厚的两大册，他不分昼夜地工作着，画了又刻，刻了又印，陆续出了三本精美的画册。战士们非常喜欢看。每个活现在画面上的英雄，已在部队中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成为战士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的摄影记者，也曾随突击连一起登上了碣山的城墙，摄下了勇士们反击的雄姿，在张凤集的工事里，将英勇守卫的战士们收进了镜头。

无论记者也好，演员也好，所有的文化兵们，都忘掉了一切艰险和困难，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全心全意为战士们服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多么崇高。在这里，我们只要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一切。

六纵五十二团一营的一个青年战士，自告奋勇和他的同伴一起去当突击队，任务非常重要，每个突击队员都交出了自己身上的文件和所有贵重的物品。他也毫不犹豫地交出了自己的东西，但是他把一件最心爱的东西藏起来了。任务完成后，他英勇地牺牲了。人们噙着眼泪去安葬他，从他贴身衣服口袋里，找出了他所珍藏的最心爱的东西，那是一本染满了血迹的连环画——唐平铸同志所画的《王学志诉苦》。

只有看到这种动人的场面，你才会深刻的了解：《活着的勇士——歌唱吕园子战斗的无敌英雄张嘉荣》的作者胡奇同志，当他受到三纵队赠给的五百元奖金后，为什么不肯接受，而把它全部转赠给正在医院养伤的张嘉荣同志，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说：“应该受奖的是张嘉荣同志。”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邯郸《人民日报》)